

丝绸之路上的胡戏

——双陆之考析

路志峻 张 有

(兰州理工大学 丝绸之路体育文化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30)

内容摘要: 双陆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盛行的一种盘局游戏, 是由中亚传至我国的一种体育活动; 始于天竺, 盛行于隋唐, 明清逐渐衰落。双陆传播的轨迹, 不仅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而且也进一步了解双陆与波罗塞戏、握槊、长行之间的关系。它为深入研究我国博弈的源流提供了新的参考。

关键词: 双陆; 文化; 博戏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09)05-00106-05

一 前 言

自秦汉以来, 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 由长安至雅典的丝绸之路正式开辟和畅通。隋唐时期, 外交交往与交流达到空前的繁荣, 当时长安、敦煌、新疆一带胡风盛行, 宗教、艺术、体育、习俗、军事、社会风气等方面都表现出“胡化”、“胡风”的倾向, 其原因主要受西域诸国文化的影响。有一种以投掷骰子来走棋的双陆非常盛行, 据说是由古罗马的十五子棋演变和传至西亚、印度及中亚, 在曹魏时期传入我国, 到南北朝时已在宫廷和权贵中传播开展, 并被视之为“胡戏”。隋唐五代和宋时期, 双陆已逐渐融合中原时人的趣味和要求, 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辽金元时期, 双陆已与象棋和围棋等一样, 被看做汉族文化组成部分而受到重视并广泛流行。

双陆由古罗马传播至长安, 由“胡戏”到被视为汉族文化的象征, 再到成为权贵、士大夫的时

尚; 从佛门的戒禁之戏到元杂剧中成为僧人点化俗人的手段。这不仅反映出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而且也折射出中西文化交流的轨迹。

二 双陆的源流

双陆, 本名波罗塞戏, 梵语为 Prasaka, 曾风行于隋唐、宋元、明各时期。双陆的起源由于资料的缺失已无从考证, 但据现存文献记载, 北凉昙无讖译的《大般涅槃经》中已提及: “除供养佛, 樗蒲、围棋、波罗塞戏……八道行成, 一切戏笑悉不观作。”^[1] 而最早阐释波罗塞戏的是隋代智颢说灌顶记的《菩萨戒义疏》: “波罗塞戏者, 西国兵戏。二人各使二十玉象, 此方亦有画板为道, 以牙为子, 净(争)得要路即为胜也。”^[2] 现在人们一般就是根据这条文献记载认为波罗塞戏就是双陆。佛经中却认为“六博者, 只(即)双陆也。”但《资治通鉴·神龙元年二月》: “双陆者, 投琼以行十二棋, 各行六棋, 故谓之双陆。”^[3] 这说双陆是十二棋。而佛

收稿日期: 2009-03-08

作者简介: 路志峻(1965—), 男, 河北省保定市人, 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体育文化研究所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体育文史与敦煌体育文化研究。

张 有(1976—), 男, 甘肃省靖远县人, 兰州理工大学丝绸之路体育文化研究所讲师, 主要从事体育文史与体育教育研究。

经所述波罗塞戏有棋子 40 颗以上^[4]，这意味着双陆就是波罗塞戏的说法是有质疑的。不过，双陆与六博颇有相似之处。六博棋盘有十二曲道，棋依曲道而行，经常出现争道的局面。据《汉书·吴王簿传》记载：“孝文帝时，吴太子入见，与皇太子饮博，因争道吴太子被皇太子杀死。”^[5]可见，双陆与六博的玩法比较接近。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 6：“双陆一名握槊，本胡戏也……又名长行，又名波罗塞戏。”还有明方以智《通雅》卷 35：“握槊、长行局、波罗塞戏、双陆，要一类也。”以上所引，都认为双陆与握槊、长行、波罗塞戏系同一博戏。但是，也有认为双陆与握槊、长行、波罗塞戏是同源，但有差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长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6]他认为握槊与双陆有所不同，但差异不是太大。清孔继涵《长行经》依据双陆与长行所用骰子、棋盘、棋子等的差异而认为它们是“大同而实异”。

双陆应源于古罗马的十五子棋，棋盘上纵横 12 条线组成 24 个格子，棋子分黑白两色，开赛后棋手轮流扔骰子，驱动各自的棋子前进。据说罗马城当时有棋室 100 余个，可见其风靡程度。此棋后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阿拉伯地区和我国的新疆、敦煌、长安。双陆传入我国之初，按音译称波罗塞戏。它在传播过程中，随着各国民族文化和习俗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或称握槊、或称长行、或称双陆。握槊，是指棋子而言。槊，据《说文解字》卷 6 载：“槊，矛也。”所谓握槊，是指用手执棋。双陆一般有枰（棋盘）、马（棋子）、骰子三种戏具，棋盘呈长方形，左右各刻有一个半月形门，门的两边各刻六个圆点，标志着十二路，又称梁，如《谏方长语》载：“双陆盘中彼此内外各有陆梁，故名双陆。”^[7]棋子，称作“马”，随骰行。马作椎形，黑白各十五枚。两人博戏时，从竹筒中倒出刻有一至六的数目字，以骰子数而行马，白马从左到右，黑马反之，一方之马全部先走入后六梁叫入宫，便算获得一盘胜利，胜一盘得一筹，以十五筹为一局。双陆需要才智和诀窍，故素有“智人戏”的美称。双陆流行至唐玄宗、肃宗时又演变为长行，李肇《唐国史补》载：“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唐之后长行这一名称已很少见诸文献记载，但其走棋方法与规则却一直流行至辽金元，并成为王室权贵及民间广泛风行的一种娱乐活动。清代逐渐衰

落，其玩法现已失传。

三 双陆的传承脉络

双陆的传承有大食、阿拉伯、印度之说。据《魏书》、《北史》、《北齐书》记载看，双陆为南北朝时传入中国之胡戏，而“胡”应指阿拉伯、波斯地区。早在张骞开通丝绸之路时，中国人已开始与阿拉伯、波斯等国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艺术的交流。《三国志》、《晋书》及《魏书》都称该地区为“条支”。据说，当时阿拉伯地区流行一种依骰子点数来行棋的博戏，阿拉伯、波斯人称其为“纳尔德（Narde）”，亦即双陆。后经陆、海两道由西向东传入我国，并广泛流传于中亚、南亚、东南亚及日本等地。《谱双》所谓“双陆出天竺”也许是误传。

双陆传入我国之后，到 6 世纪南北朝时，在宫廷和权贵之中流行。文献记载，双陆源于印度，由曹子建（植）把引进的此戏进行了棋具的改动，增用投子^①，因此称曹植始制双陆。《魏书》卷 91《术艺》：“赵国李幼序，洛阳丘何奴并工握槊。此盖胡戏，近入中国，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将杀之，弟从狱中为此戏以上之，意言孤则易死也。世宗（元恪，499—515 年在位）以后，大盛于时。”^[8]《北史》卷 31《高昂传》：“[高]昂与北豫州刺史郑严祖握槊。”^[9]《北史》卷 48《尔朱世隆传》：“初，世隆曾与吏部尚书元世携握槊，忽闻局上谿然有声，一局子尽倒立，世隆甚恶之。”^[10]《北齐书》卷 50《和士开传》：“世祖（561—565 年在位）性好握槊，士开善于此戏。”^[11]《南史》卷 80《侯景传》亦载：“尝与王（汀东王萧绎，后来的梁元帝，552—554 年在位）双六，食子未下，贲曰：‘殿下都无下意。’王深为憾，遂因事害之。”^[12]可以说，南北朝时期，宫廷和权贵都十分尚好握槊、双陆，由于双陆行棋需要种种运智和诀窍，故不仅尤为文人及风流弟子所嗜好，也是当时风行王室的高雅之戏。它对双陆于隋唐时期在朝野上下广泛流行奠定了基础。

从博具可以了解到，双陆与六博十分相似，从行棋规则来看，双陆与波罗塞戏又有相近之处，因此，双陆可能是与六博、波罗塞戏在相互迁移和融合之下成熟完善的。也许是秦汉时期六博逐渐衰落，三国时由六博迁移出双陆的雏形。此时，佛教

① 投子，初木制，唐时改骨制，亦称“骰子”。

又开始传入中国,波罗塞戏也随之传入,双陆又吸取了波罗塞戏的棋法而逐渐发展,盛行于南北朝时期。《大般涅槃经疏》卷14说:“波罗塞者,梁武云是双陆,此起近代。”^[13]

隋唐盛行双陆,现已出土的文物资料可以得到证实。如,唐张鷟《朝野僉载》:“(高宗)咸亨(670—674)中,贝州潘彦好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风船破,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抱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从潘彦不顾生命危险来保护双陆局,可见当时此戏的吸引力。唐刘餗《隋唐嘉话》:“薛万彻尚册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材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子。佯为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14]武则天也十分喜爱双陆,曾自制九胜局,对双陆加以改革。据唐李肇《唐国史补》载,武则天将儿子中宗李显废为庐陵王,自己当了皇帝,并不立继承人。某天,武则天做梦与人打双陆,连输数局。翌日,她问大臣狄仁杰:“我昨夜梦与人打双陆,一直不胜,这是什么缘故?”狄仁杰言:“双陆不胜,说明宫中无子的征象。”这一双关语,武则天又召回李显复立为太子。另据《艺文类聚》载,武则天令男宠张昌宗与狄仁杰赌双陆,狄仁杰“以臣朝服紫拖袍为注,赌张昌宗集翠裘”。结果张昌宗连输几局,狄仁杰赢得了那件价逾千金的集翠裘。《旧唐书》卷51《中宗韦庶人传》载,中宗李显复位后,韦皇后“受上官昭容(婉儿)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中宗)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于外”^[15]。李显复位后,韦皇后入主后宫。她喜爱双陆,经常召武三思到后宫对局。他可以随意出入皇后寝宫,并当着李显的面,公然在御床上打双陆,李显不但加罪,反而在一旁帮他们点筹。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韦武双陆、中宗点筹的故事。清人史梦兰《全史宫词》咏此事云:“云光五色画衣箱,覆轳将追武媚娘。无子才醒双陆梦,御床又复点筹忙。”邢宇《握槊赋》:“握槊,今人谓之长行,斯博弈之徒与。观其进退迟速,虽存于大体,因时适变,必务于权舆,施之于人,可以义存。”^[16]据文献记载,长行之称约出现于握槊、双陆之后,至迟在唐玄宗、肃宗时期。唐代,高宗、中宗、显宗,武则天、肃宗等均喜欢以双陆休闲娱乐。这意味着双

陆在历代帝王影响下,不断得到发展和传承,成为与围棋和象棋并列的主要博戏活动。

唐代著名诗人王建的《宫词》一百首中有一首咏宫中双陆:“分朋闲坐赌樱桃,收却投壶玉腕劳。各把沉香双陆子,局中斗累阿谁高。”韩愈的《示儿》诗云:“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刘禹锡的《观博文》,在不足200字的短文中,不仅详细描述了骰子与古琼的不同,而且生动地刻画了双陆对弈时棋手的复杂心理。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第十七云,与围棋、投壶、象棋、弹棋相比,“最妙是长行”。温庭筠《南歌子》词亦云:“进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这意味着双陆在当时是为人们游戏之首。后世文人对唐代盛行双陆多有吟咏,元人谢宗可《双陆诗》云:“彩骰清响押盘飞,曾记唐宫为赐绯。影入空梁残月在,声随征马落星稀。重门据险应轮掷,数点争雄莫露机。惟恨怀英夸敌手,御前夺取翠裘归。”^[17]敦煌遗书P.2999《太子成道经》载:“是时净饭大王,为宫中无太子,优(忧)闷寻常不乐。或于一日,作一梦,(梦见)双陆频输者。明日(即)问大臣是何意旨,大臣答曰:‘陛下梦见双陆频输者,为宫中无太子,所以频输。’”P.3883《孔子项托相问书》云:“夫子曰:‘吾车中有双陆局,共汝博戏如何?小儿答曰:‘吾不博戏也。天子好博,风雨无;诸侯好博,国事不治;吏人好博,文案稽迟;农人好博,耕种失时;学生好博,忘读书诗;小儿好博,笞撻及之。此是无益之事,何用学之!’”这说明了双陆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项游戏娱乐活动。

2000年,西安考古出土的北周安伽墓的围屏石榻,正面屏风第4幅的下半部分刻绘有打双陆的场面^[18]。1986年,西安东郊隋代舍利塔地宫出土了琉璃双陆子。李寿石椁线刻《仕女图》中,有手持双陆者。双陆局呈长方形,局面上刻有门及双方得12个圆形花眼^[19],与《谱双》所描述的基本一致。

1980年,甘肃省武威市南营乡青嘴湾弘化公主墓出土涂彩象牙双陆棋子21枚。

1965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38号唐墓出土屏风画,其中有一幅是一侍者手捧双陆盘,另一士大夫坐在双陆旁边,一手握槊(双陆棋子),正思考如何投棋。1973年,又在阿斯塔那第206号唐墓中出土了一件嵌螺钿木双陆棋盘,盘面有纵横路线。还有,美国华盛顿塞克勒美术馆藏粟特

银钵上刻绘着打双陆图。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紫檀木双陆博具两件。

唐之后北宋时,双陆在王室、士人和民间依然十分流行。宋徽宗《宫词》载:“黄昏人寂漏初稀,嫔御相从奉直归。慵困尚寻嬉戏事,竟将双陆且忘机。”^[20]又宋人传奇《李师师外传》载,宋徽宗曾赐李师师“藏阄、双陆等具”;宋徽宗与李师师“双陆不胜,围棋又不胜,赐白金二千两”^[21]。江南士人李贞白咏诗:“倒排双陆子,稀插碧牙筹。既似牺牛乳,又如铃马兜。鼓捶并瀑箭,直是有来由。”以上诗词说明了双陆在北宋宫廷和士人中的盛行,民间不仅酒楼饭馆设双陆盘,供食客娱乐,还出现了双陆的专门组织,双陆流行达到了鼎盛。

及至南宋,中原一带几乎绝迹,但在北方其他地区 and 南方相继流行和传播。南宋洪遵《谱双》载:“阅时盖久,中州泯泯罕见,而殊方偏译类能为之。”“有所谓南双者”。“摭古审今,悉辑诸书所载汇而著之。”这说明,双陆之戏主要流行于北方的辽金和南方地区,形成了北双陆、广州双陆、南番双陆、东夷双陆等,尤其是南番双陆外传至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爪哇)、真腊(柬埔寨),东夷双陆传至日本。

南宋时期,双陆也曾在东南地区十分流行。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6“双陆”条记载了同善双陆者谈论双陆之事。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福建莆田人,曾任建阳(今福建)令。他《贺新郎》中载“少年棋析曾联句”,“不但槩棋夸妙手,管城君,亦自劼敌”。刘克庄嗜好棋槩,并自称槩棋妙手。他在福建、浙江为官和生活,因此那里肯定有不少热衷于此戏的。还有一位学者周密,曾作《浣溪沙》词:“浅色初裁试暖衣,画帘斜日看花飞。柳摇蛾绿妒春眉,象局懒拈双陆子,宝弦愁按十三徽,试凭新燕问归期。”描写少妇在春天以象棋、双陆来消磨时光,盼望丈夫早日归来的心情。显然,南宋时期的双陆,远不如唐代那么风行。

辽、金、元时期,双陆成为朝野上下最喜爱的一项博戏活动。《辽史》、《契丹国史》等,都有关于契丹皇帝、后妃同大臣、贵戚打双陆的记载。辽圣宗统和六年(988)九月,皇太后幸韩德让帐,厚加赏费,“命从臣分朋双陆以尽饮”^[22]。辽兴宗曾与皇太弟耶律重元打双陆,并“赌以居民城邑”,结果兴宗连输数城。辽道宗末年,女真首领阿骨打进见道宗,“与辽贵人双陆,贵人投琼,不胜,妄行马,

(阿)骨打愤甚,拔小佩刀欲刺之”,从行者悟室(完颜希尹)急忙劝阻,才未酿成大祸。

金代章宗时,左宣徽使卢玘年七十而致仕。章宗曾诏卢玘参加天寿节宴,“命玘与大臣握槩戏,玘获胜焉。”^[23]反映了双陆在金代宫中和士大夫间的流行。另据文献记载,金代民间也非常喜爱双陆活动。当时的茶肆、酒楼中均设双陆局。

元代双陆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流传,上自皇帝大臣,下至青楼歌妓都十分精通双陆之戏。《元史》卷205《奸臣传》载,元顺帝常在殿内与奸臣哈麻“以双陆为戏”。《青楼集》载:“玉莲儿,端丽巧慧,歌舞谈谐,悉造其妙。尤善文楸握槩之戏。尝得侍于英庙,由是名冠京师。”

元代多次翻刻的《事林广记》,更多地反映出宋元时期双陆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事林广记》,宋末陈元靓编,是一部民间日用百科类书,载有“双陆格制”、“双陆事始”、“双陆盘马”等条目,有的刻本还附有两人打双陆的插图,画面表现了两位蒙古人身着蒙古服饰,头梳民族特色的发型,正席地而弈。这是宋元时期民间流行双陆的写照。

元曲名家白朴《清平乐·同施景悦赌双陆不胜戏作》:“今日风流麻析,翠裘输与绝袍。”指武则天命狄仁杰与张昌宗以绝袍和翠裘赌双陆。张元翰《金缕曲·双陆》:“此博谁名汝,想当年,波罗塞戏,涅槃经语。天竺传来双采好,么六四三二五。要随喝、随呼、随数。从得三郎绯衣了,再曾逢,潘彦知音侣。同人海,亦良苦。”^[24]词中对双陆传入的历史和棋法进行了描述。另外,元代的杂剧、散曲、诗词等文学作品中也留下了有关双陆的论著,这为今人进一步认识双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如宗无《双陆》:“金缕纹桑斲局新,红云倒浸一池莲。星环紫极无多点,月印银潢有两弦。”诗中描绘了双陆棋盘与双陆棋子,还指出了棋盘上新月形的门。谢宗可《双陆》:“重门据险应输掷,数点争雄莫露机。”谈到了双陆的战术。元杂剧《月明和尚度柳翠》描写了月明和尚借与柳翠弈棋、双陆、蹴气球并设禅喻劝她消除尘念的故事。其中有月明和尚指着打双陆用的“色数儿”(骰子,色子)说:“二对着五,二双属阴,五单居阳,上下是阴阳相对着;三对四,四双属阴,三单属阳,上下也是阴阳相对着。柳翠也,原来这两块骨头上有阴阳之数。”^[25]此反映了双陆的棋法和佛家、易家的哲学思想。

辽金元时期人们把双陆视为汉族文化的象征,并逐渐把双陆列为各族士人必备的才艺。这充分反映了辽金元时期,各民族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而双陆通过长期的历史积淀,也成了时人一种共同的文化财富。

明清时期,双陆流传渐衰,但依然是民间的游戏项目。明人唐寅《谱双·序》称“独象棋、双陆盛行”。明代臣相严嵩之子严世蕃十分精通双陆,明人赵善政《宾退录》卷4载:“有僉事董某双陆馈严世蕃,织紫绒罽为局,饰女童三十人分红、白绣衫各十五,每对直,当食子,则移女子抱当食女子出局。”僉事董某为了奉迎严世蕃,进献女童列作双陆,这些女童经过专门的双陆训练,比较精通双陆。史籍还载严世蕃常与妻子对打双陆。另外,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中把能打双陆象棋作为女子聪慧的标志之一。如潘金莲、孟玉楼都是“双陆象棋,无不通晓”。这都反映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妇女喜爱双陆的事实。清代李汝珍《镜花缘》第74回:“打双陆嘉言述前贤”描绘了妇人对打双陆的场景,并通过她们之间的对白,反映出双陆不仅是游戏,而更寓含着教人归于正道的劝世之意。

四 结 语

双陆源于古罗马,于曹魏时由阿拉伯、波斯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在宫廷和权贵中传播开来,被视为“胡戏”。隋唐时期双陆已十分盛行,并对棋法做了一些改进,使之更适合时人的兴趣和要求。两宋时期,双陆在民间的茶肆、酒楼广泛开展,并已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辽金元时期,双陆被视为汉文化的象征。双陆由“胡戏”到被视为品评“天下”士人“风流”的标准之一;从佛门“悉不观作”的应禁之戏,到元杂剧中成为僧人点化俗人的手段;双陆由兵戏逐渐演变为北双陆、广州双陆、南番双陆、东夷双陆等。明清时期,双陆虽逐渐走向衰亡,但依然为民间所喜爱。

双陆传入中国之后,一直流行于宫廷和权贵之中,成为时下贵族的一项高雅娱乐,他们从双陆的战术和反战术中培养智慧,以双陆的棋法和规则培养人遵守规则公平(费尔泼赖)、淡漠名利、精神雄健、心气骄傲,达到身心双修的目的。

双陆这一古代博戏的演变过程,反映出中国

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与融合及外来体育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开放性、包容性及融合不同文化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大正一切经刊行会. 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12册[M]. 台北: 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1983: 674.
- [2] 大正藏: 第40册[M]: 595.
- [3]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6587.
- [4] 洪遵. 谱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4663.
- [5]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904.
- [6] 丁如明. 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上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97.
- [7] 博戏部[M] // 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 卷807.
- [8] 术艺传[M] // 魏书: 卷91.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972.
- [9] 高昂传[M] // 北史: 卷31.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146.
- [10] 尔朱世隆传[M] // 北史: 卷48.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771.
- [11] 和世开传[M] // 北齐书: 卷50.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686.
- [12] 侯景传[M] // 南史: 卷80.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006.
- [13] 大正藏: 第38册[M]: 123.
- [14] 刘焯. 隋唐嘉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25.
- [15] 中宗韦庶人传[M] // 旧唐书: 卷51.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172.
- [16] 全唐文: 卷436[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17] 顾嗣立. 元诗选·初集: 第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508.
- [18] 陕西省考古所. 西安北周安伽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31.
- [19] 孙机. 唐李寿石椁线刻《仕女图》《乐舞图》散记[G] // 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交流中的若干问题.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206.
- [20] 十家宫词[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0.
- [21] 唐宋传奇集[M]. 鲁迅, 校录.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 [22] 圣宗纪三[M] // 辽史: 卷12.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3] 卢颜伦传[M] // 金史: 卷75.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 [24] 唐圭璋. 全金元词: 下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720.
- [25] 元曲选: 第4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346.